

● 湖南人民出版社

惊险！
悬念！



爱与恨的交响曲
深夜来客

全线戒备

失落的爱
死电区间

外国通俗小说选辑

目 录

全线戒备(长篇反恐怖小说) [日]西村京太郎著

朱 玉 毕可斗译

这是一部描写爱情与犯罪的长篇惊险反恐怖小说,里面充满了人性与兽性,真诚与邪恶,美与丑的斗争。恐怖分子中河英男是个性变态狂,迷上了天真美丽的小山广子小姐,百般追求,几乎得手,然而小山广子还是觉察到他心灵的卑鄙,转而接受了国铁职员日下部的爱情。中河英男恼羞成怒,决意报复。当他探知两位恋人旅行结婚的消息后,一个杀人炸车的计划便酝酿而成。于是,日本国铁总裁接连收到四封警告信,同时,一名企图跑遍全国铁路线的男子被杀,其电子表的蜂鸣报时装置定在凌晨三时。警方全部出动,查明了罪犯的恐怖计划,所有的夜行列车处于警戒状态……

失落的爱(中篇爱情小说) [法]弗·萨冈著 肖 昆译 56

四十岁的父亲与十七岁的女儿过着放荡的生活。父亲每六个月换一个情妇。女儿也早早放弃学业,与人谈情说爱。日子本来过得轻松、愉快而安宁。无奈父亲把亡妻的朋友、端庄秀丽的安娜召来了。于是,小天地里便具备了一场悲剧的所有要素:一个拈花惹草的男子,一个故弄风情的俗妇,和一个高雅的上流社会女人。新来的女人与原来的情妇立即展开了明争暗斗。结果是天生丽质的安娜占了上风。可是好景不长,她把父女俩引上正道的努力,却使父亲留恋旧情,使女儿暗中反抗。女儿策划的阴谋终于导致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……

死电区间(中篇侦破小说) [日]西村京太郎著 夏 子译 84

温柔贤慧的花井凉子,未婚时曾惹发多少男人的情思?可是她不谄高官,不挑阔佬,偏偏嫁给平凡的花井宏为妻,又使得多少人茫然不解?如果她和丈夫平凡地生活下去,也许会被渐渐忘却,可她偏偏在偕丈夫回家途中遭人暗杀,这便给她的身世增添了神秘的色彩。她是否死于情杀?一时议论纷纷。倒是东京警视厅的十津川警长从凉子之死入手,查出了在东京连续三个星期一杀人的凶犯。正当警察前去拘捕凶犯时,发现他已登上特快列车,将奔夜的警视总监夫妇确定为犯罪目标。于是,最优秀的警员奉命出动,以超凡的智慧和勇敢,与歹徒展开生死搏斗……

爱与恨的交响曲(传奇小说) [英]伊·弗莱明著 107

戴仕卫、王应云译

命运之谜实在难解!一个天姿国色的空中小姐,与前程远大的年轻官员一见钟情,缔结良缘,惹来了多少人的艳羡!可是她为什么与他反目为仇,一刀两断?是无情,寡义?是贪财,求利?都不是。著名侦探007——詹姆斯·邦德对此事的探索,为我们展示了赤裸裸的人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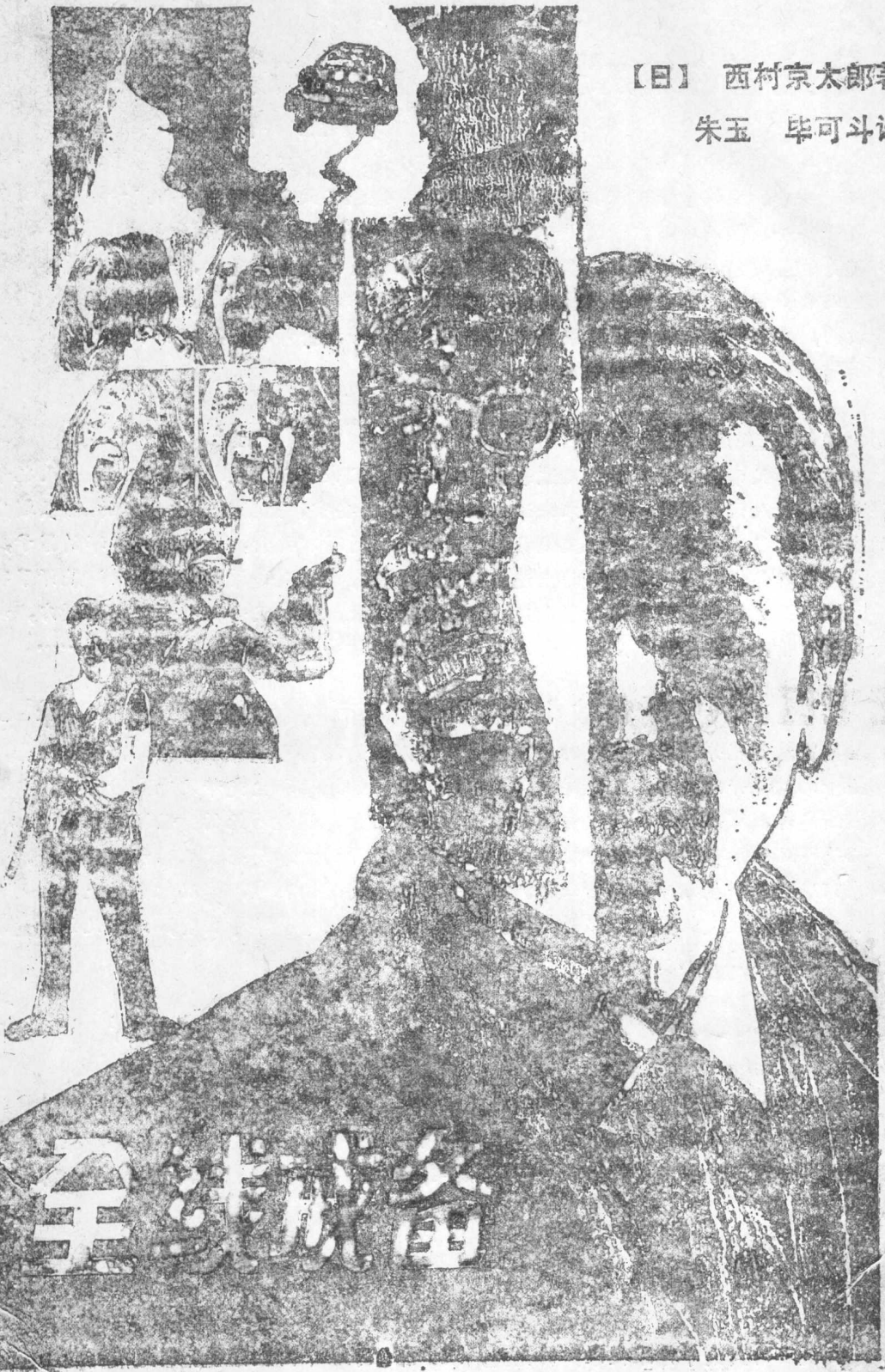
深夜来客(风情小说) [联邦德国]克·弥勒等著 117

晓 平译

一位美丽的太太等待深夜未归的丈夫,不期盼来了一个陌生男子。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,使得太太在目送陌生男子离去时说“不过是业余水平而已”?

【日】西村京太郎著

朱玉 毕可斗译



第一章 夜行列车

2

1

北野浩，身材矮小，相貌平平，刚过四十岁，头发就已稀稀拉拉的了。

据说，近来中年男子颇受年轻姑娘们的青睐，而北野似乎例外，他总是得不到她们的青睐。北野在年轻时就没承望自己会搏得女人的欢心，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失望。他的妻子君子还是经人介绍才和他结婚的呢。

近日来，君子有点郁郁寡欢。北野也清楚，这是由于自己总是忙于工作，没尽到丈夫的责任所致。

北野担任国营铁路公司总裁的秘书工作已近五年。而现任总裁木本，上任还不足一年。

国铁的名声可不怎么样：

沿途居民怨声载道，诉讼也接踵而来。

为此，木本总裁总是疲于奔波。而作为总裁秘书的北野就更是席不暇暖了。

国铁经常收到来自国民的批评、建议信和接到类似的电话。处理这些信件和电话，虽说是情报室的事，但凡寄给总裁的东西，都要先经北野过目。仅这种信件，平均每天就达五、六封之多。

如果正巧碰上发生了大事故，或罢工持续不停，来信还会倍增，措词也十分尖刻。

历任总裁对来信持有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。前任总裁不愧是新闻记者出身，喜欢亲眼看一下寄给自己的信件。所以那时北野每天早晨上班时，就从头天的来信中，挑出那些认为是重要的，放在总裁的办公桌上。这是秘书的工作之一。

去年四月就任总裁的木本，与前任不同，声称读了这些信，或多或少会动摇作为总裁的信念，还是不看为好，要秘书处理了事。因此，北野需要将所有来信看上一遍。有必要答复的，还要给予回信。每周整理一次，统计上报总裁。

三月十六日，星期一。北野一上班，首先浏览了昨日的来信，共四封：对东北新干线提意见的两封；抗议票价上涨的一封。

最后一封信封上没有署名。

正中只写着四个粗笔大字：

夜行列车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北野莫名其妙地看着这四个字。

在国铁的乘客中，有很多夜行列车，尤其是长途夜行特快卧车迷。北野推断这封匿名信大概也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来信吧。

北野在自己制作的统计表《有关夜行列车的意见》一栏里，画上一条粗线，把信放进了抽屉。

三月十七日，只有一封信。信封右上角的字体似乎有点面熟。

“里面写的什么呢！”

北野好奇地拆开信封，原来和昨天那封信一样，笔迹也相同，上面也只写四个大字：**凌晨三点**

北野大惑不解了。

昨天的“夜行列车”，说明来信人大概是个夜行列车迷，而“凌晨三点”意味着什么呢？莫明其妙！

所谓“夜行列车”，大抵为傍晚乃至夜间发车，第二天清晨到达目的地的列车。自然，凌晨三点正是在途中的时刻，乘客几乎都在睡梦中。照理说不应该有什么事。

北野百思不得其解。

“也许以后还会继续有信来吧，不然就说明不了问题。”北野这样想。

“究竟下封信会怎么说呢？”北野象猜谜一样反复思索，但绞尽脑汁仍一无所获。

老婆君子到底还是回娘家去了。这一个月来，他们一次也没同房。怪不得她有怨气。

第二天早晨，北野还是没给妻子去电话就上班了。对妻子的关心，还不如对那信的下文呢。

信，又来了五封。

但，没有他急切盼读的那第三封信。他感到很失望，就象被人耍弄一样。

该不会只有昨天、前天的两封信就完事了吧？简直象读了一部没有结局的推理小说一样。

以前，他总是当天早上审理前一天的信件，但今天他一直等到看完当天的全部来信。结果，还是没等到。

“你好象有什么心事？”

总裁的目光透过深度近视镜看着北野。

北野把匿名信的事一说，深通世故的木本用嘲笑的口吻说：“不对吧，是和妻子吵嘴了吧？”

木本用打火机点上烟斗，问：

“你成家几年了？”

“整十年了。”北野答道。

“而我有二十年了。”木本说这话时，脸上好象还带着几分难为情。

“要把家庭摆在重要的位置上。”接着，他又开导似地对北野说。

北野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回到家后，岳母打来了电话，责问他打算怎样对待她女儿。北野也发火了，说她是自己跑回娘家的，怨不着别人。

北野挂上了电话，心里在想：“看来这下会有离婚的可能了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北野刚进办公室，一位女办事员送来了报纸及一封信。北野一拿到这封信，就有一种奇妙的感觉。

“终于有下文了。”北野感到欣慰，“这次写的什么呢？”北野又感到不安。

“这次谜可要解开了。”他急促地摊开信纸，只见便笺上写着：

一定炸毁

2

北野把三封信摆在一起，就成为：“夜行列车，凌晨三点，一定炸毁。”

意思很明显：在凌晨三点炸掉夜行列车。

北野不敢怠慢，将信交给了木本总裁。

“从来信人这样挖空心思想，不能认为单单是恶作剧吧。”木本总裁看着眼前的三封信说。

“是的，总觉得有点担心，所以一定让您过目。”

“‘凌晨三点’，把具体时间都讲了。而一般的恶作剧是不提具体时间的。”

“就是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假如这是来信者的本意，切不可大意。”

木本考虑了一下接着说：“请警察协助寻找写信的人，找到后才能知道是不是恶作剧。”

“的确。”

“警视厅侦察一科有位叫十津川的警察，是个出色的侦探。我和他有一面之交。待会儿我去个电话，你明天和他面谈一下吧。”

第二天下午，北野去樱田门拜访警视厅的十津川警察。十津川年龄跟北野相仿，是个中等个头，

身材匀称的人。

十津川从警视厅内的咖啡馆端来咖啡款待北野。

“我大体从木本君那儿了解了一些，据说那怪信共有三封？”十津川说。

“今天又来了第四封。”北野回答。

“噢？”十津川微笑了。

北野把包括今天来的共四封信摆在桌上。

夜行列车

凌晨三点

一定炸毁

第四封信的便笺上写着这样四个字：

四月吉日

十津川紧闭双唇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四封信。

“就是说，来信者要在四月某日的凌晨三点炸掉夜行列车。”北野对默不作声的十津川说。

十津川抬起头来问道：“以前有过类似的信吗？”

“以前有过一次，也是一封匿名信。信上写道：‘如果列车不停止运行，就将其炸掉。’当然，结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。”

“结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吗？”

“是的，没有。不过这次的信与那相比，更加离奇可怕。因为它们给人一种心平气和之感。”

“不错，够心平气和的。”

“那么，警官先生也是这么认为？”

北野对十津川慢条斯理的态度有点着急，他靠近对方的脸说。

“来信人分四次把信寄来，说明他确实是在沉着地做准备。不能认为这单单是恶作剧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。可他如果真的要动手，那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幸好，对方写的是四月吉日。现在离四月还有几天，我们可在这段时间内找到对策。”

北野面露难色。研究对策肯定是国铁和警察两家的事情。而这四封信的意思看起来很具体，实际上关键的问题却是含糊的。“四月吉日”，是四月的哪一天呢？“夜行列车”，目前，国铁有数以百计的客运、货运夜行列车，罪犯要袭击的是哪一辆呢？这两点搞不清楚，怎么能定出有效的对策呢？

“这四封信能借用两、三天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“为慎重起见，检查一下指纹，不过，罪犯是不大会留下指纹的。”

第二章 东京站

1

冰室悠子在自动售票机处买了站台票，跟着藤代友彦进了检票口。

下午五点过后，东京站正是乘客拥挤的时分。

“其实您不必送到站台上。”藤代面带羞容地说。

“我是想看看您乘坐的‘出云一号’在哪儿上车。”悠子说着，看了看表，问，“什么时间发车？”

“十八点十五分。在第十站台。”

藤代站在中央通路上看了看周围。

在通向十站台的阶梯旁有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出云一号 18・15。

二人并肩登上阶梯，走向十站台。

特快卧铺车“出云一号”还没有进站。

一会儿，蓝色的“出云一号”徐徐进站。

出云号是东京到山阴地区的唯一的特快卧铺车。

二十五岁的悠子并不讨厌旅行。这个自由自在的单身女职员曾旅行去过关岛和夏威夷。

同本公司的藤代亲近，也是因为两人都喜欢旅行，因而有了共同的语言。

而藤代对旅行的爱好，却有些古怪。不，按藤代的话说，象他那样才算真正爱好。就是说，他喜欢研究《列车时刻表》坐列车外出旅行，自称目标是坐完日本国铁全线两万余公里。

据藤代说，坐完全线的人全国只有六十几个。他本人从三年前起，已坐完了三千多公里。

最初，悠子对藤代的计划嗤之以鼻，认为他是受了国铁发起的“愉快的旅行，两万公里的挑战”运动的影响。去北海道，坐飞机就得了，干嘛非要先乘火车，然后在青森换船。并且真不明白，乘坐那些地方上的铁路支线能有什么兴味。

打从与藤代相好后，这些想法逐步起了变化。悠子对《列车时刻表》也产生了兴趣，并且听说乘完全线两万公里的人中至今还没有一个女的，她有点跃跃欲试。当然，这样做还会加深她同藤代之间的感情。

2

藤代把挂在肩上的照相机递给悠子。

“请给拍一张。”

“以‘出云一号’为背景吗？”

“不，是证明我到过东京站用的。最好是在标有‘东京站’的地方拍照。”藤代说。

藤代说过，现在国铁发起“两万公里的挑战”运动。如果把自己在乘车的始发站与终点站拍的照片送去，可得到纪念品和证明书。

“照片就是为这个而拍的。”藤代说。

站台的立柱上有一块用平假名写着“东京”的牌子。藤代站在旁边，悠子按动快门。

“谢谢！”藤代说完，回头看着“出云一号”说，每当到了现在的季节或秋季，乘这列火车旅行的人很多，都是去出云大社举行结婚仪式的。”

今天是三月二十六日。春季的吉日或秋季的良辰，许多男女青年双双对对去出云结婚这一点，悠子早就听说过。出云大社就是月下老人。悠子喜欢的一段滑稽故事中就有“大神云集出云，为青年男女牵红绳”的说法。

“怎……怎么样，咱俩什么时候……。”

藤代有些口吃地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咱俩一起去出云。”

“嗯？”悠子反问道，“你是说要同我结婚？”

“是这样！”

藤代正难为情地说着，发车的铃声响了。他从悠子手中接过照相机，轻轻晃了一下塞得满满的背包，上车了。

一会儿，悠子看到藤代在三号车厢通道上，隔着玻璃在对她说些什么。可窗子未打开，听不清楚。藤代说的什么只有凭悠子随心所欲地去领会了。

“好的。”她说。

藤代笑了。

列车启动了。接着，“出云一号”加快了速度，青蓝色的车厢，消失在夜幕中。

3

悠子与藤代的工作单位，是新宿的一家兴隆的制药公司——太阳制药公司。

两年前开始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。今天是星期四，傍晚上车，星期五请假一天，就可以进行一次三天三夜的旅行了。

藤代准备三月二十九日，星期天回东京。

悠子送走藤代，一回到世田谷区代田桥的公寓，就打开了《列车时刻表》。

现在是晚上七点三十分。

藤代快到餐车吃饭了吧。

不由地，她回想起藤代在车上的笑脸。悠子想象，那是在问她是否同意和他结婚。当时，她已答应了。不知他听清楚了没有。

藤代说过，这次旅行要乘坐一下“大社线”。悠子以前根本不知道这铁路支线的存在。听藤代说，起点是出云车站，终点是出云大社车站，要乘完国铁全线，这样的支线也非坐不可。

从《列车时刻表》上看，的确象藤代所说的那样，有出云 $\longleftrightarrow$ 大社的线路（大社线）。其间的距离只十五公里。

“昭和三十三年十月，始行于东京 $\longleftrightarrow$ 大阪间的‘潮风’号客车，就相当于现在的‘特快卧铺车’。那时用的车厢，叫做‘20系列车厢’，样子非常雅致。现在已所剩无几。听说从大阪发车路经出云市去大社的‘特快大线’，用的就是这种车厢。‘特快大线’可真有意思，它从大阪到出云是特快车；而从出云到大社，又成了慢车，站站停。就是说：它是‘特快慢车’。”

藤代曾眉飞色舞地谈到过这些。

悠子没有他那样狂热。对“20系列车厢”呀，“特快慢车”呀，没多大的兴趣。

想起山阴，首先在悠子脑海里浮现出的是鸟取的砂丘。

富士山的树海、鸟取的砂丘，北海道的钏路湿草地。这是悠子最向往的三处风景胜地。但她至今一处也没去过。

有的地方神秘，有的地方阴森。可这也是令人神往的原因吧。听到悠子这样说，藤代答应她：“回来时，我打算在鸟取下车。一定去砂丘拍些照片送你。”

悠子回味着藤代临走时说的话。

想着想着，悠子也不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。

4

第二天悠子照常上班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总觉得若有所失。

她与藤代不在一个科室。打从结识后，藤代也多次一个人外出旅行。但她这次却第一次切实地感觉到：“藤代现在不在东京。”是在站台上，他突然提出求婚的缘故吧？她反复地想着，呆呆地看着办公桌。她那种反常的情绪，连股长都看出来了。

藤代比起他们，算不上英雄。可他不会花言巧语，但也算不上很诚实。可以说是个相当平庸的男人。

今年十月人事变动时，他有望提升为科长。

如果与藤代结婚，充其量不过当个科长夫人而已。

藤代的家庭也极一般。他是老二。和悠子的家庭情况也差不多。结婚之后，恐怕连关岛和夏威夷也去不成了。

尽管如此，她还是觉得和藤代在一起会得到幸福。为什么？却说不清楚。一一权衡之后她的结论是：作为结婚对象，他并不理想。不过总觉得和他在一起能很好地生活下去。要是悠子再年轻些，就可以说成是爱好相同。可悠子已经二十五岁了。所以只能说是因为感到和他在一起能很好地生活下去。本来嘛，爱情这东西，就是和常理相悖。

她又挂念起藤代来了。以前他外出，她没怎么担心过，可为什么这次竟突然担心起来了呢？

一对恋人，一起看完电影或一起用过餐分别后，一方往往会突然地担心对方坐的车会不会发生事故。这，也许就是爱吧。

二十七日晚，悠子从公司回来，一直等着藤代的电话。

藤代并未说过一到目的地就挂来电话。不过今天他肯定会。悠子有这样的感觉。在东京站台上，他求过婚。旅途中肯定会来电话联系。

从时刻表上看，藤代乘坐的“出云一号”当在今天早晨八点十六分到达出云市。藤代曾说过他的计划：今天先参拜出云大社，再乘坐盼望已久的大社线，然后回到松江，在那里的旅馆落宿。

悠子一面翻阅着周刊，欣赏松江街道的照片，一面等着。

读着周刊的导游部分，时间过了八点、九点……电话铃一直没响。

心里一阵烦躁，打开电视，看了九点的新闻。她想，山阴线上列车不会出事吧。

电视上没有报道发生什么事故，也未报道松江旅馆发生火灾。

“是忘了打电话？”

连给恋人打电话的事也给忘了。

悠子怀着不安的心情一直等到半夜，也没等到电话。

最后，不安的同时又来气了。

心里骂道：“在东京站台上你来求婚，而这关键

时刻，你倒反而杳无音信。”

又急又气。辗转反侧。怎么也睡不着。

星期六的早晨，悠子好歹迷糊了一阵子。往常，在节假日总要睡到接近中午。而今天在朦胧中还老计算着时间，总睡不踏实。

藤代今天该去鸟取了。看到砂丘该会想起悠子吧。难道还不来电话？

在这种念头支配下，她一天未出门。中午过了。夜幕降临，依然没有藤代的电话。

夜里下起小雨。“山阴方面也在下雨吧。”突然又一种不安向悠子袭来：藤代好象消失在哪个地方。

5

三月二十九日，星期天，仍无藤代的音信。

悠子翻遍晨报的每一个角落。

报纸报道的有伊豆的温泉旅馆昨天下午失火的消息。但没提山阴方面。

“藤代中午该回来了吧。如果是平安无事，而竟然不给我来电话，那可太……”她想。

什么去出云市，什么想乘大社线，全是骗人的鬼话。说不定是到哪个地方约女人去了吧？

悠子胡思乱想着。

到了中午时分，电话铃终于响了。

“藤代君吗？”悠子问。

“喂、喂，”男人的声音，但不是藤代。

“您是冰室悠子女士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您认识藤代友彦先生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——藤代他怎么啦？”

“我是青森的警察。”

“青森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青森县警三浦。事情是这样的：今天凌晨一点三十分左右，在青森车站内，发现一具三十岁左右的男尸，从所带物品，知道是藤代友彦先生。在衣服口袋中的小本子上，记着您的名字及电话号码。这才得以跟您联系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请马上到这里来辨认一下。”

“是青森吗？”

“是的，青森县警察局侦察一科的三浦。请尽快赶到。”

说了这些，对方挂上了电话。

悠子呆了，久久握着已经挂了的电话听筒。

第三章 联席会议

1

十津川花了三天时间，就那四封信的信封、便笺、所用墨水及留下的指纹进行了调查。

信封和便笺都是极常见的，靠这两样东西很难找到线索。

字是深蓝色墨水写成的。刚请科学侦察研究所对墨水作了检验。但提供不了依据。

剩下的只有指纹了。在信封和便笺上找到五种指纹。十津川将其一个个地排除。

时间在毫无收获的情况下逝去。

眼看到了四月。

来信者在四封信后保持沉默。通牒已发完？

问题是，将它视为恶作剧，置之不理呢？还是予以重视，认真对待呢？

木本最后决定：应该认真对待。

曾有过那种戏弄人的胡闹。首先通知你在列车上放了炸弹。而当职员们惊慌失措地为此而奔忙时，他在一旁看笑话。

但是如果那样，来信就会写道：“今天放了炸弹”。而现在来个“四月吉日”，显然居心叵测，不可大意。

十津川也是这样认为。

所以，木本总裁建议召开一个联席会议，由国铁与警察共同商讨对策。

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两点，会议正式开始。

国铁方面出席的有：

小野田副总裁、山本运转局长、后藤公安本部长、北野总裁秘书。

警方出席的有：

三上刑事部长、十津川警部。

这是一次秘密会议，《会议记录》上盖了“秘”字章。

首先，北野介绍了来信经过。他在屋子中间的黑板上写了四封信的内容。

“可以问个问题吗？”三上说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凌晨三点时分，还在行驶的‘夜行列车’共有多少辆？”

“山本君，你来回答。”

小野田对坐在身边的山本说。

这是位五十五、六岁，其貌不扬，秃顶、小个儿，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男人。如果在路上碰见，过后很快就会被忘记的。

山本拙笨地站起来，抱着一大卷纸，向黑板走去。

“夜行列车中，除了客车外，还有货车、行李车。”山本用沙哑的声音开始说明，

“单单凌晨三点这个时刻，在铁路上行驶的列车，大约有五百辆。”

“五百辆?!”三上刑事部长惊讶地说。

十津川也“嘿”了一声。他没想到需要保护的列车竟有如此之多。

“其中，客车多少?”三上问。

“有一百九十辆。”山本说。

“一百九十辆?!”三上又一声惊叫。

“这一百九十辆车上共有多少乘客?”十津川问。

“约五万五千人。”

山本的回答始终简明扼要。在这样重要的会议上，饶舌是没有益处的。

“五万五千人?”三上叹了口气。

当然，一次伤亡的人数并非五万五千人。但既然不知是哪辆车，那么就有五万五千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。

“在这五万五千人之外，还应加上国铁员工。以一辆车至少七、八人计算，一百九十辆车，共有一千五百人左右。”

十津川说完，山本以非常认真的口吻说：

“希望现在只考虑乘客的安全。干你们这一行的，在考虑市民的安全时，也不会把自己计算进去吧!”

“自讨没趣。”三上讥笑了十津川一句。

十津川也没特别不快。不用说，山本的话是出于好意。使人感受到国铁职员的气质。

山本回到位子上说：“这里有‘夜行列车’一览表，请诸位结合对面的地图来看。”一面把复制的表格分给大家。

十津川掂着这些表格，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。罪犯只要炸掉其中一辆，按百分之五十的乘车

率，至少百多名乘客就要遭殃。

这时，小野田副总裁也在翻阅着那些表格。

“无法确定是哪辆车，也就无法防备吧?后藤君!”小野田看着负责保安的后藤说。

后藤是个体重八十公斤，保养得很好的胖子。

“是很棘手。即使知道几月几日行动，一百九十辆车全部防卫，这终究是做不到的。”与他的身体相称，声音也很响亮。

又一阵沉默。

小野田心焦火燎地叼起了不知是第几支烟，打破了沉默：“再确认一次，有关罪犯的情况，一点儿也不知道吗?”他问三上。

“很遗憾，什么也不清楚。从字迹上看，可能是个男的。但这也仅仅是猜测。”三上有些尴尬地说。

这时，山本客气地插言道：“可以谈谈我的想法吗?”

“请吧。现在是有啥说啥。”三上微笑着示意请山本快说。

“我认为，这个人是个铁路迷。”山本断言道。

“嗯?”三上盯着山本那张实在不敢恭维的脸。

十津川也看着山本。象他这样的人，一开口就那么肯定，必然有其独到的见解，所以很想听听他的道理。

“何以见得?”三上问。

山本慢慢地灭掉了手中的烟头，说：“从给总裁的四封信中看出的。”

“是因为写着要炸掉列车吗?”

“不，不是的。即使不是铁道迷，扬言要炸列车者也是有的。引起我注意的是‘凌晨三点’。”

“这点我也想过了。”十津川说，“他为什么推定凌晨三点这个时刻呢?为什么不是零点、两点呢?我反复想过：难道凌晨三点对他有什么特殊意义吗?结果怎么也搞不明白。对于国铁，这个时刻又意味着什么呢?”

“请……请大家先想一想‘夜行列车’这个词。”

山本好象有点喘不过气来，结结巴巴地说。不过这反倒加重了语气，似乎更加有说服力。

“有什么好想的?”三上问。

十津川也颇有兴趣，紧盯着山本的嘴。

山本好象看出十津川的心思，说：“一般会简单地认为：夜间行驶的列车就叫‘夜行列车’。”

“这么说，国铁有明文规定吧?”十津川看着山本。

“有的。定义是：夜行的客车，凡跨越深夜的非

有效时间带行驶的，为‘夜行列车’。”

“非有效时间带？”

“简单地讲，就是人们都在睡觉的时间。”

山本微笑着说。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半百老人的笑脸。

“的确如此。”十津川也面露笑容。

各行各业的专业用语，都是既生硬而又严密。警察用语也是如此。大众语言，首先考虑的是明了，易懂。而专业用语，首先是确切，其次才是易懂。

“就是说，是在头天傍晚或夜里到第二天早晨这一段时间内行驶的列车了？”十津川说，“然而这与那不逞之徒象是铁道迷有什么内在联系呢？他对‘夜行列车’难道就不会有他自己的说法？”

“关键是‘凌晨三点’。此人为什么指定在‘凌晨三点’，而不是零点、一点，一定要三点呢？我就是从这一点判断罪犯是个铁路迷。正如十津川先生所说的那样，夜行列车是在头天夜里到第二天清晨这段时间内行驶的列车。罪犯要炸掉夜行列车，并把爆炸时间告诉了我们了。凡凌晨三点还在运行的列车，不用问，肯定是‘夜行列车’。因此，我们在调查夜行列车时，往往取凌晨三点这一时刻的情况作为标准资料。因此，一看信，我就想到，此人必定是个铁路迷。”

“原来这样，明白了。”十津川点了点头，然后看了看小野田，直率地说，“来信人有可能象山本君所说的，是个铁路迷。照此推理……”也不能排除他原来是国铁职员的可能性。比如某人遇上什么倒霉的事等，被公司方面除名。可应该说他是了解铁路的。也就是说具备了成为罪犯的条件。”

“这怎么办呢？——”

“请尽快搞一份近期被开除的国铁职员名单。”

小野田转向北野：“由你去办。”

“明白！”北野说，“我也想提个问题，请各位考虑一下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为什么罪犯选的是夜行列车，而不是别的车？”

3

“别的列车？”十津川注视着北野。

北野轻轻地咳了一声，清了清嗓子说：“目前，国铁的精华是新干线，它是集国铁尖端技术之大成。一辆普通列车，不过乘坐二百到三百人罢了。而新干线可坐千人以上，且时速近二百公里。炸一辆‘新

干线’，其伤亡之惨重，非一般夜行列车所能相比。也只有这样，才能重创国铁，假如罪犯极端仇视国铁，其袭击的目标，理所当然新干线。为什么竟看准了夜行列车？为什么？”

“可以从两方面解释。”十津川应道。

“怎讲？”

“可能此人并非仇视整个国铁，而只恨夜行列车。这是一种解释。另一种解释，就是凌晨三点这一时刻。此人对国铁怀有仇恨。如北野先生所说，想炸掉新干线。但由于行动的这一天，正处于非凌晨三点不能下手的特定环境中。但这一说法如果成立，那么此人就是个有相当特殊的职业，处于特定环境的人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想请教一下，国铁的夜行列车，过去出过什么事故没有？目前还存在什么问题？”

“这些，请问后藤君。”北野说。

后藤表情严肃地对十津川说：“现有的新干线，有噪音公害的问题；而正兴建的东北新干线，存在由于征用土地出现的纠纷。而夜行列车则没有类似现象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行驶，对人们难道没有影响？”

十津川一问，后藤就摇摇头：“幸运的是没有影响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是这样，就拿噪音来说吧。新干线驶过市区，时速要减到七十公里，就是说，减少到噪音使人能够容忍的速度。而夜行列车，通常时速为六十——八十公里，进入市区还要减速。所以不影响居民休息。”

“与沿途居民没有摩擦，这一点知道了。但没有因事故引起的纠纷吗？最近，夜行列车没有发生过事故吗？”

“一年内发生过三次。”后藤看着带来的记录本说。

“有伤亡没有？”

“三次事故都有死伤人员。”

“能把三次事故详细说明一下吗？”十津川请求说。事到如今，哪怕是微小的线索也不能放过。

后藤用粉笔在黑板上将三次事故的大概，写了一下。

十津川把三次事故的情况写到笔记本上，然后对后藤说：“这些撞车事件，责任确不在国铁。但死

害的家属也许会想：‘如果说有夜行列车的话，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故。’——能告诉我因事故死亡的人员姓名及其家属的情况吗？”

“马上整理好给您送去。”后藤答应道。

会议即将结束，三上刑事部长对国铁方面的协作表示了感谢之后，说：“我们警方，首先就以下三个方面的人进行侦察。即：原国铁职员、铁路迷、还有因夜行列车事故死伤人员的家属。”

“您认为罪犯就包括在这些里面吗？”小野田副总统问。

“希望是这样，无论怎么说，三月份只剩下最后六天了。”三上说。

如果罪犯要在四月三十日动手，那还有三十六天时间。而如果是四月一日，仅仅只有六天了。时间不允许侦察面太广。

“事态若是有了哪怕是微小的进展，希望能随时举行这样的碰头会。”

小野田副总统这句话，也就是今天会议的闭幕词。

第四章 青森

1

三月三十日早晨，悠子乘坐的“夕鹤五号”到达青森。正点是七点五分，晚点五分钟。

东京明日的空中飘着蒙蒙细雨。下了车，悠子本能地竖起大衣领子，口里呵着白气，向出口走去。

悠子至今不肯相信藤代就这么死了。主要的是，藤代去的是山阴方向，怎么会死在北国？

悠子用站内的黄色电话，要通了县警本部。

她一说找三浦刑警，马上就换了昨天那个男的声音：

“现在您在青森车站吗？我马上就去接您。”

三浦没多说，就挂上了电话。

悠子在站前广场，看着飞舞的雪花。过了五、六分钟，三浦的车到了。

这是个三十二、三岁，留着大分头，大脑袋，身强力壮的男人。

“冰室悠子小姐！”三浦方向传来喊声。一点儿没有含糊的意思，给人一种可信任感。

“藤代他真的死了吗？”

“所以请您来辨认一下。”

“现在我们去哪儿？”

“遗体送到医学院了。只有得到家属同意，才能解剖。”

“解剖？”

“你跟我来吧。”

三浦带悠子向警车走去。

车内有空调，很暖和。三浦对身着警官制服的司机说：“去医学院。”又转过头对悠子说：“死者，死在青森车站的盥洗间旁边。起先车站的职员当他喝醉了酒。后来发现已断了气，这才慌忙报警。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。袋里装有身份证。就是这个。”

说着，掏出一个月票夹递给她看。

内有太阳制药公司的身份证。

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藤代的名字。月票上也标着乘车线路：藤代住的池袋至公司所在地新宿。

悠子的脸变得煞白。真的是藤代！

三浦说：“身份证是藤代先生的这一点，没问题吧？”

“是的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三月二十六日，是我亲自送藤代上车的。他是乘‘出云一号’去出云大社的呀！说是昨天星期天到鸟取、松江转上一圈再回到东京的。怎么竟死在青森呢？”

“真是这样吗？”

三浦的小眼睛，好象突然变大了似地。

“嗯，确确实实是我送他去东京站的。”

到了医学院，三浦直接带她去地下太平间。

冷冻冰的水泥地板。对面是白布遮盖的尸体。

三浦毫无动作地掀起白布。

悠子瞪大双眼。

霎时间，悠子只觉得眼前一黑，瘫倒在地上。

2

悠子稍稍平静下来后，被领到县警本部。

在县警本部看到了藤代随身所带的东西：带有今年日历的笔记本、钱包（内有三千五百日元）、数字显示式手表、两部照相机、皮背包。

“是藤代君的东西吧？”三浦问。

“是的，藤代带的全部东西。”

“带了两部照相机吗？”

“是的，他有两部‘佳能’，旅行时，总全带在身上。”

“手表也是藤代君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没错。”

这块数字表还是去年圣诞节，悠子送他的。藤代也送了一块给她，至今还戴在手上。

“实际上，只有一部照相机装上了胶卷，拍了十一张。底片已冲出来了。”三浦说到这里，打住话头，眼睛一亮，问悠子：“您说过，在东京站内为藤代君拍过照？”

“是的，是他让我照的。他是参加国铁发起的‘两万公里挑战’运动的。”

“不过，冲出来的底片中，一张也没有在东京站照的。”

“那就不对了。是照过了的呀！背包里没有拍完了的胶卷吗？”

“没有，背包里只有两卷空白的胶卷。拍过照的，只有照象机里面的那个。请看。”

三浦把冲过的底片，与放大到名片大小的照片摆在桌子上。

第一张：上野车站内。

第二张：上野车站站台与藤代。

第三张：特快客车“初雁号”

第四张：郡山站站台与藤代。

第五张：同第四张、手表的特写。

第六张：餐车内的藤代。

第七张：同第六张，手持啤酒瓶。

第八张：车窗的夜景，细雪纷飞。

第九张：同上。

第十张：青森站站台与特快客车“初雁号”。

第十一张：同上，站台上落有薄雪。走向出口的旅客。

“怎么样？”三浦问。

悠子迷惑不解地说：“真不懂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只要一看这些照片，就可以知道，藤代先生是三月二十八日，星期六，乘‘初雁十一号’，从上野出发来到青森的。”

“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他明明是二十六日傍晚，坐上‘出云一号’，去山阴方向的。照理应在二十七日到达出云市呀？”

“这我也不清楚。总而言之，藤代君是昨天凌晨在青森站卫生间旁被发现的。”

“真不能相信他是被人杀害的。他不是个招人恨的人呐！”悠子说。

“是吗？”三浦点点头说，“不过在旅途中，有可能为些小事，与人争吵，而招来杀身之祸。”

悠子在三浦介绍的旅社下榻。

悠子走进旅社的房间。久久地看着从三浦那儿领来的，摆在桌子上的藤代的遗物。

又一次感受到藤代已死这一事实在她心中留下的阴影之大。在极度悲痛之中她没有因他瞒着自己改变路线而生气。

藤代这次旅行，本来决定三月二十六日傍晚离开东京，二十九日晚回东京的嘛。也约定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参拜出云大社，乘坐大社线，从松江转到鸟取，照一些砂丘的照片。

无论如何也没时间来青森啦！按三浦的说法，他是三月二十八日下午三点三十分乘坐，初雁十一号，离开上野的。

如果真是那样，就有两种可能：

藤代二十六日傍晚上车后，来到出云市。中途在热海一带下了车，住了一夜，回返东京。二十八日从上野乘车去青森；或者虽然到了出云，但马上就返回东京，在上野换乘“初雁十一号。”

但这两种可能都没有时间去鸟取看砂丘了。

非马上去青森不可？

还有，在东京拍的照片哪里去了？

接近十一点时，突然，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。悠子一惊，拿起听筒，传来了三浦客气的声音：“这么晚打扰，真对不起。——解剖的结果出来了。不是心肌梗死，是窒息而死。”

“啊？藤代他——”

“是的，是被勒死的。是一起杀人案。这样，还想好好再和您谈谈。”

“请到我房间来吧。我还没有睡下。”

“我马上去。”

悠子放下电话，拿着钥匙，来到前厅。

空旷寂静的大厅里，三浦坐在那儿抽烟，一看悠子的身影，马上就熄了烟。

“打扰了。”鞠了一躬。

悠子在三浦对面坐下，急切地问：“藤代他是被谁杀害的，为什么要杀害他呢？”

“这我还要继续侦察。不过有一个假设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藤代君的遗物中，钱包中只有三千五百元，是不是太少了点儿？”

“我也这么想。在旅行前，他从银行里提出了十

万呐!”

“因此，可以认为是谋财害命。藤代君乘坐的‘初雁十一号’的终点站是青森。午夜零点过后，藤代君下了车，先在站台上拍了照。可能就成了最后一个出检票口的乘客。出来后，向车站一端的厕所走去。在那里，无意中遇上了罪犯。周围无人，罪犯杀死了藤代君，抢走了钱。钱包里留下了三千五百元，不过是个障眼法而已，企图给人们留下不是图财害命的假象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我理解您的心情。”

三浦表示要不遗余力地逮住凶手后，走了。

悠子回到房间，心里乱极了。与其说是对杀害藤代的凶手怒火填膺，还不如说，对他为了几万元被人杀害这件事的不近情理，而不能容忍。

“如果他不来青森……”她想。

躺在床上，感情起伏，怎么也睡不着。

她对着顶棚喊了起来：

“你来青森干什么?!”

反正睡不着，干脆起来打开窗帘，望着窗外。

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。青白色的月光在空中浮动，泛着白光。

杀害藤代的人，就藏在青森的某条街上吧？

注视着夜幕下的街头，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。

突然，响起了低低的声音，悠子吃了一惊。

原来是桌子上的数字表的定时铃响声。

悠子急忙拿起来。

“怎么这个时刻响起来了呢?”

她一边想，一边按定时响铃按钮：AM3:00

很明显，藤代把铃响时间定在凌晨三点。

“他为什么把响铃定在凌晨三点呢?”

第五章 报时铃

1

“龟井君，来一下!”十津川喊道。

他的部下龟井刑警闻声走来。

“青森县警察正在调查一起抢劫杀人案。奇怪的是，被害的人身上带的手表的报时铃，定在凌晨三点鸣叫。——这事还没见报。”

“被害者是什么人?”

“据青森县警说，受害人叫藤代友彦，三十岁，

东京太阳制药公司职员。象是三月二十八日，乘‘初雁十一号’从上野去的青森。在青森站厕所旁边被人掐死，抢走了钱。此人带的手表，定在凌晨三点报时，等等……”

“这我知道。我感到不解的是，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，为什么要把响铃定在凌晨三点呢?”

“是因为上夜班吧?或者是要早起外出旅行吧?但不论怎样，确是有点过早。”

“或许什么也不是。但我想对这位藤代作一番调查。龟井君，能去一下新宿的制药公司吗?”

“好的。”

龟井离开警视厅，坐上去新宿的地铁。

今天是三月三十一日。明天就进入四月份了。

日历上写着：四月一日(大山)、二日(大安)、三日(赤口)、四日(艺胜)……

下战书的家伙所说的“四月吉日”表示什么意思呢?如果单纯说的是日历上的“大安”，那么四月二日就是四月的吉日。

假如来信者要在四月二日炸掉列车，那么龟井他们剩下的时间，包括今天在内，只有两天了。

如果是四月二日凌晨三点爆炸，剩下的时间只有四十个钟头了。

下战书的，到底在哪里?是谁呢?指的是哪条线路上的夜行列车呢?目的是什么?为什么要这么干?

迄今为止，这些疑团一个也没有解开。

青森死的那个人，与这次事件有无关系，也没有任何证据。可疑的仅仅是他的表的定时响铃定在凌晨三点。

太阳制药公司总部设在新宿西口的S楼内，位于该楼的三十五层至三十七层。

那个藤代友彦，是业务部第一科代理股长。

现任股长宫下，已从青森县警那儿得知藤代的死讯。

“藤代君是个什么样的人呢?”

“是个招人喜欢的青年，可以说是个好青年。谈起话来让人快活。对旅游很感兴趣。这次就是因旅游而遇上飞来横祸的。这多事的社会!”

“他喜欢旅游?”

“是的，‘向两万公里挑战’。乘坐东北本线去青森，也是两万公里的一部分吧?我对藤代君说过，你这爱好可真快乐呀!不曾想，这爱好竟要了他的命。真没想到呀!”宫下股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宫下把藤代的大学时代的同学，一起进“太阳

制药”的叫佐佐木的青年介绍给龟井。

“有关藤代君的事，问问佐佐木君，就更清楚了。”宫下说。

2

正好到了中午，龟井决定和佐佐木一起去二楼的餐厅，边吃边谈。

对于朋友的死，看不出他有什么忧伤。或者说他态度自然。

大盘盛的午餐送来了，佐佐木立该狼吞虎咽，以平静的口吻对龟井说：“藤代君是个好家伙，不象我这样大大咧咧。”

“听说他对乘完国铁全线感兴趣。”

“因为他的爱好是旅行。我可没那份兴趣。”

佐佐木微笑起来。

“藤代君结婚了吗？”

“和我一样，光棍一条。不过和会计科的冰室悠子倒有点那个意思。”

“最近，你与藤代君一起整夜工作过吗？”

“没有。今年过年倒是打过一宿麻将，五人一起。”

“那时，藤代君的手表凌晨三点响过吗？”

“凌晨三点吗？”佐佐木反问道。不知为什么，他一下笑出声来，“那块表是去年圣诞节，悠子送给他的礼物。当时他很高兴。是个有报时功能的数字表。不过，那天夜里凌晨三点并没有响。而是到了早晨突然响了。”

“那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什么时候的事呢？——可能是三月十号左右。”

“藤代君的性格如何？”

“有点与世无争，对于能否出人头地，不大在乎。而我认为还是能发迹的好。”

“好奇心是否强烈？”

“这可不好说了。从要乘完国铁全程两万公里为目标来说，好奇心够可以的了。但也谈不上很强烈吧。”

“是个很认真的人吗？”

“在某些方面较为认真。但也不象优秀青年那样发奋上进。”

“今天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“没什么。饭钱就挂在我的帐上吧。”

“我的那份我来付款。”

“那样也好，共七百日元。怎么样？好吃吧？”

佐佐木最后又笑了笑。

3

“听了你的报告，越发觉得藤代这人可能与此事有关。”十津川听了龟井的报告后说。

“但无论怎样联想，他也不象是与犯罪有关的人。”龟井把从上司及同僚那里听来的话说了出来。

“我所不放心的，只是他把手表的响铃时间定在凌晨三点这一点儿。”十津川说完，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又说：“现在动身，正好能赶上藤代友彦坐过的‘初雁十一号’。”

“那我干点什么呢？”

“你就守在这里，收集一下情况。请注意有关三起事故的报告，特别是兵库县警来的报告。”

“兵库县警？与去年五月十二日的特快卧铺车‘富士’有关的道口事故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“那么，我走了。”

4

“初雁十一号”以平均八十四公里的时速，把十津川送到了青森。

他夹在这些稀稀拉拉的乘客队伍中，出了检票口。三浦刑警正竖起衣领在等着他。

“喂！”十津川招呼了一声。

三十二岁的三浦微微一笑说：“江岛警部已等得不耐烦了。”

“江岛君多少苗条了点吗？”十津川回想着江岛那胖墩墩的体形问三浦。

“他自己说，近来经常散散步，肌肉较前结实，但看上去和以前没什么两样。噢，已通知冰室悠子了，让她再等一天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这里发生的案件，为什么引起了十津川君的关注？”

“到县警部再说吧。”

十津川来到曾经来过的县警本部的大楼，走进贴着“青森站内谋杀案侦查本部”的宇奈的房间。

“喂！请进！”江岛警部向他打招呼。

还是老样子，态度悠然自得，身体胖得滚圆，并配上一张可爱的娃娃脸。

十津川把国铁事件的来龙去脉跟江岛说了一遍。

“是的，——那块手表还在吗？”

“已从冰室悠子那儿借来了。”

江岛做了个手势，三浦从资料柜中取出了藤代的遗物。

十津川顺手拿起S公司制造的数字表。

时间走得很准，一按定时钮，就显示出：AM 3:00字样。这种表只能设定一个报时时刻。

“但‘初雁十一号’并非夜行列车。”

“受害人的照相机中拍过照片的胶卷表明，肯定是坐‘初雁十一号’来的。”

说着，把照片摆在桌上。

“请看，藤代在途中，即郡山车站下车拍的照片。这是问题的关键。夜行列车‘夕鹤号’，是从常野线转过来，不经过郡山。‘白鹤号’虽经过郡山，但只在那里做调转停车，乘客根本不能上下。而‘初雁十一号’在此停车两分钟，完全可以下车拍照。再说，根据照片上藤代的手表的时间，也可以断定，他乘坐的是‘初雁十一号’。”

“的确，藤代在上野、郡山，都在立柱旁留了影。”

“这个嘛，据冰室悠子说：藤代是参加国铁的‘两万公里挑战运动’的。乘车时，为证明自己确实乘了某次车，需在有站名的地方照上自己的照片。”

“是的，能详细说明一下吗？”

“藤代肯定是乘坐三月二十八日的‘初雁十一号’来青森的。”江岛坚持说，“藤代的尸体不是在山阴，而是在青森站的厕所旁被发现的。这就是事实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十津川没有反驳。

“因我是在调查炸车预告的事，只对所提到的出云一号这辆夜行列车感兴趣。”

“是这样？”江岛的表情也有些缓和，“冰室悠子现住青森旅社，请直接问她。”

“是青森旅社吗？”

“让三浦君叫她来吧。”江岛说。

5

冰室悠子两眼通红，出现在十津川面前。

她对三浦端来的咖啡动也没动，只是用焦躁的眼神看着十津川说：“您想问我什么？”

“藤代君是什么时候在东京站上了‘出云一号’

的？”

“他坐的是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六点十五分发车的‘出云一号’，是我送他上车的。在站台还为他拍了照，不会错的。”

“藤代君乘坐‘出云一号’，是要去哪儿呢？”

“去出云市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早就盼望着，到达出云市后，要乘坐一下从出云市到出云大社的、距离只有七公里多点儿的大社线。要坐完国铁两万公里，这样的铁路支线也非坐不可。他还说，然后去鸟取、松江转一圈，在鸟取给我拍一些砂丘的照片。”

“但藤代君放弃了这些打算，返回东京，从上野去了青森——”

“这种说法，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。”

悠子一动不动地紧咬着嘴唇。

“为什么？就因为他跟您约定好了吗？”

“他在东京站向我求过婚。”

“噢？”

“还说，以后蜜月旅行，就去山阴，他问我喜欢山阴的哪个地方。我告诉他想看鸟取的砂丘。他高兴的答应到鸟取后，多拍些砂丘的照片带给我。我怎么也不能相信，他能不对我说一声，就返回东京，从上野去青森了。”

悠子的口气很坚定。这语气，令十津川不得不信服。

但藤代又确实是死在青森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“这点不清楚，不过我相信，和我的约定，他是会遵守的。”

说完，悠子看了看表，说：“如果再没有别的问题的话，我想天亮就离开青森。”

“那么，您要去哪儿？”

“去鸟取看看，连同出云市、松江市。我要证实一下藤代君是不是遵守了向我许下的诺言。”

“想不到，您可真有主意。”

“是的，我就是这种不能妥协的性子。”

到此，一直旁听的江岛问悠子：“藤代君喜欢车站卖的盒饭吗？”

“喜欢。怎么啦？”

“收集盒饭的包装纸吗？”

“贴在影集上做纪念用，怎么？”

“忘记给您看了。藤代君的口袋里有两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包装纸，就是这个。”

江岛把两张展开的盒饭包装纸，放到悠子面

前。

盛岗车站的盒饭包装纸。

仙台车站的盒饭包装纸。

“大概是在盛岗和仙台停车时，下车买的吧。上面还印着三月二十八日的日期。这两张包装纸可能与藤代君被害一案无关。请带回去吧。”

“谢谢！”悠子说。

十津川看了看表，接近凌晨三点了。

“您打算怎样去鸟取？”十津川问，“离这里很远呐！”

“打算坐飞机去，那样今天就能到鸟取的砂丘了。”

“我和您同去。”十津川说。

把悠子送回旅社后，十津川要通了东京警视厅的电话。他对接电话的龟井说：

“——有什么情况吗？”

“先说结果吧：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任何进展。被国铁解雇的那五个人中，已调查了四人。都可以排除。有两个继承了家业，正春风得意呢！一个去巴西投奔他叔叔了。还有一个上月病死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什么结果也没有。”

“您要回东京吗？”

“今天打算去鸟取。”

“去了鸟取，就能弄明白？”

“差不多。”十津川说。

即使有关系，也不能指望搞清是什么关系。

果真是巧合？

第六章 砂丘之影

1

十津川和冰室悠子，坐飞机从青森来到东京羽田，在羽田换乘小型的YS11型客机，飞向山阴方向。

“睡一会儿吧。”十津川对悠子说。

看样子就知道，她连日来一直没睡好。

“我也睡一会儿。”十津川闭上了眼睛。

但难以入眠，脑子里老是想：“四月一日。”

悠子看来也全无睡意，一动不动地盯着窗外。

“睡不着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么，请允许我提几个问题。藤代君把报时时间定在三点上的理由找到了吗？”

“想来想去，还是不明白。”

“听说平时都是定在十点。”

“是的，说是七点起床正好能赶上上班时间。”

“是什么时候改为三点的呢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”

“是三月二十六日，坐上‘出云一号’以后吗？”

“这我也想过，不过——”

“不对吗？”

“他打算过：上车以后在餐车吃完饭，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。早晨醒来可尽情地观赏日本海。而早晨三点起来，什么也看不见啊，并且从时刻表上看，凌晨三点没有停车的车站。”

“是吗？要是他在旅行前把表定在三点的话，因对每天上班丝毫不起作用，他会马上改回到原来的七点吧？”

“对。可假如他是在旅途中改为三点的，那用意是什么呢？”

“好吧，再问一个问题，藤代君有没有参加什么组织？”

“他喜欢铁路，参加了铁路爱好者组织。”

“组织名称，您知道吗？”

“大概叫‘东京铁路同好会’吧。”

“叫‘东京铁路同好会’？”

“他说有各种各样的人参加。有医生、薪给人员、学者。——这与他的被害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“我还没弄清楚。”

十津川所关心的，并不是与藤代友彦被害的关系，而是与引爆夜行列车的关系。倘若两者无关，凶杀案的侦察，交给青森县警就行了。

2

海风吹着鸟取机场。

他们乘坐的YS11班机，晚点五分着陆。

从引擎的噪音中摆脱出来的十津川，眼前出现蔚蓝色的大海，心中感到无比清爽。

十津川他们上了出租汽车，对司机说：“到砂丘去。”

司机是三十五、六岁的人，喜欢交谈。他一面把车开到九号公路上，一面找些话说：

“眼下这个时节，来砂丘观光的新婚夫妇，多着呢！”

“砂丘离这儿近吗？”十津川问。

“坐汽车十五分钟就到了。”

“从国铁的鸟取车站呢？”

“正好，鸟取车站、机场、砂丘，呈三角形，都是十五分钟。”

“在砂丘拍照什么时间最好？”

“最好是刮过风的早晨。风把沙面吹得象波浪一样，很美。现在这个时间最糟糕，到处都是旅游者留下的脚印。”司机笑道。

九号公路上，“到京都××公里”的路标比比皆是。

下了九号公路，穿过标有“砂丘隧道”的短短的隧道，眼前立刻出现了浩瀚的砂丘。

鸟取的砂丘，是那样地可爱。

下了出租汽车，登上了写着“砂丘入口”的通道。这是个长满松树的斜坡。走在这密林小道上，甚至使人怀疑：这是去沙丘？

然而一出松林，眼前就出现向日本海延伸的砂的海洋。

对着大海，是一个接一个的砂的丘陵，确实很壮观。多情善感，悦目赏心。难怪新婚夫妇那么具有魅力，是理所当然的。

令人心旷神怡的砂丘，高低起伏，连绵不断。砂丘的颠峰在夕阳中闪烁着金光。砂丘的尽头，就是大海。

那大海，既使人觉得近在咫尺，又让人感到远在天边。

远处的砂丘上有五、六个人，映在砂上的影子，就象那黑色侧面画像。

在十津川他们站立的地方，有五辆供观光者使用的箱式马车，还有一头骆驼。

悠子拿出藤代的照片向马车夫打听。

其中一人，端详了一阵照片说：

“这个人，——见过！”

3

“真的？！”悠子尖声一叫。

“错不了，就是他。”

“哪一天？”

“大概是三月二十八日，星期六吧。是的，没错。那天早起天气很好，我们曾互相庆幸是个赚钱的好日子。”

“二十八日的什么时候？”

“早晨六点左右吧。开头我当他是摄影师，挂着照相机。因为常有很早就来砂丘照相的摄影师

呢。”

“您跟那人谈过话吗？”

“谈过，你们看到那有五、六个人的地方吧。那位先生问我去那个地方步行需多长时间，还说什么无论如何不能耽误了火车。”

“那么，他到那个地方去了吗？”

“我告诉他，只需走五、六分钟。他就走过去了。”

悠子瞪大眼睛，对着砂丘喃喃地说：“他真地来砂丘照相了。”

十津川冷静地问：“那时他是一个人吗？”

“旁边还有一个。”

“噢？”悠子感到吃惊。

“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十津川仍很沉着。

“我记得好象是个戴了墨镜的男人。我当时正在擦马车，没大注意。”

“那个男的也一起去那边了吗？”

不，只照相的那个人过去了。”

“两人看来很亲近吗？”

“那就知道了，我并没有特别留心他们。”

“他们俩是不是只是偶然碰到一块的呢？”悠子问。

“有可能，那时又没有别的游客。”车夫的话也不大肯定。

悠子谢过车夫，翻过砂丘，向海边走去。

“这么说他是守信用的，来砂丘拍照了。”悠子显然动了情，声音都有些呜咽。

“是啊。”十津川点点头。

正如悠子所说，藤代确是三月二十六日的傍晚，从东京车站坐夜行列车“出云一号”来的。“出云一号”应是在二十七日的上午八点十六分，到达出云市。

参拜完出云大社，坐完大社线，然后在出云市内过夜。这样的话，二十八日清早六点，他是到不了砂丘的。出云市与鸟取间的距离为一百五十公里，坐快车也要三个钟头。并且，本来就没有清晨六点到达鸟取车站的客车。

大概藤代是二十七日上午八点十六分到达出云市以后，在这一天内观光完毕，又坐山阴线去了鸟取，在鸟取过夜。

问题的焦点是，藤代乘坐了夜行列车“出云一号”和他把自己的手表的报时铃定在凌晨三点上。

他把响铃定在凌晨三点，与国铁收到的炸车预告的“凌晨三点”有什么联系呢？